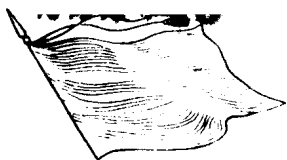


革命烈士詩抄

蕭 三 編

中国青年出版社



红旗飘飘丛书

革命烈士诗抄

萧三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革命烈士詩抄

蕭三編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8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940 1/32 7 9/16印張 2插頁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0 定價0.54元

出版者的話

自从中国共产党誕生以来，无数革命烈士，在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光荣事业中，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甚至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英勇光辉的一生，是青年一代卓越的榜样；他们遗留的革命著作，是对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珍贵教材。近几年来，我社出版了一些革命烈士的传记故事，对于青年读者的教育作用很大；现在再收集、出版革命烈士的诗作，请萧三同志主编，以进一步帮助青年读者培养革命人生观和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风格。

这本“革命烈士诗抄”，共收集了四十几位共产党员革命烈士的一百二十二首诗词。其中包括著名的革命先烈李大钊、瞿秋白、邓中夏、彭湃、恽代英、方志敏、叶挺、关向应、杨靖宇、李兆麟等同志在英勇的革命斗争中所写的不朽诗篇；包括全国各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壮烈牺牲的优秀共产党员充满革命英雄气概的遗诗、绝笔。这些宝贵的诗篇，都是烈士们用自己鲜血写成的。如同革命烈士的燎原血花一样，永远闪耀着光芒。

为了帮助青年读者了解这些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和这些诗词写作的经过，每位烈士的遗作后面都附有简要的简历和有关的诗话；对于诗中比较难解的词句，也在文后作了必要的注释。凡是已有或将有诗文集单独出版的烈士，这本诗抄只选辑了他们反映革命斗争生活的一部分遗作。目次的排列，是以烈士死难的时间先后为序。

由于我们目前搜集到的材料有限，这本革命烈士诗抄的内容还很不完备。今后我们准备继续编印续集。希望革命前辈、烈士亲友、以及广大读者大力协助我们。

共產主義是不可抗禦的！
聖火之火可以燎原！
死難烈士萬歲！

毛澤東

讀革命烈士詩鈔

我友音容永世違，
門生業績有光輝。
如聞聲款精神振，
展誦遺篇識所歸。

一九五九年三月

董必武敬題

門生一詞見後漢書卷八十七劉陶傳

革命烈士詩抄

誰能動手換人間，
非佛非仙非聖賢。
五四以來新歷史，
先苦萬丈此詩篇。

林伯渠 一九五九年
四月十八日

革命烈士詩抄

郭沫若

中國青年出版社收集了革命烈士四十多位的遺詩，編成《革命烈士詩抄》，并詳加注釋。血晶鉄的，革命楷模。讀君清輝石題詩。

血性文章血寫成，
老人風格万年貞。
丹心粉碎丹仍在，
鉄鏈壓成鉄愈鋒。
龍戰雲黃高旬赤，
鷄鳴風雨半天晴。
頭顱換得金星五，
滿地紅旗在手擎。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日。

致 讀 者 (代序)

蕭 三

这本“革命烈士詩抄”，不是普通的“詩抄”或“詩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詩文集。

它的作者很少是被称为詩人的。但是每一个作者——每一个革命烈士本身就是一篇无比壮丽、无比伟大的詩章。他們的战斗的生活、艰苦的工作，他們的崇高的人格、坚貞的操守，他們对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无限忠誠的赤心，都是可歌可泣、足以惊天地而动鬼神的最伟大的詩篇。正象一位殉难烈士所写的，他們“每一个人，每一段事迹，都如神話里的一般美丽，都是大时代乐章中的一个音节……”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是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为刘胡兰烈士墓所写的題詞。可以

說，這也是對一切為共產主義事業英勇犧牲的革命烈士的崇高贊譽。

殷夫烈士寫過一首詩——“血字”，前三節的開頭一句都是：“血液寫成的大字”。

是的，烈士們遺留下來的每字每句都是用自己的鮮血寫出來的，它們不是尋常的“創作”。就因為這樣，所以常言說的“詩如其人”，在這本詩抄里表現得最為明顯，也最為光輝。

革命烈士們都是真正的、偉大的詩人。

革命烈士們的詩，都是雄壯的、響徹雲霄的音樂。

筆者參加這本詩抄的編輯工作，得以重溫 and 初讀全部壯烈的詩篇，內心經常十分激動。我想起那些曾經認識和共同工作過的烈士們的英雄形象，以及那些雖然不曾認識但是讀了遺詩就在我的腦際巍然矗立起來的烈士們的英雄形象，每每不由得停下筆來，默默地向他們全體和一個個致哀，致敬！

我看見了，在一切反革命、反動派的極端殘暴、極端凶惡，對共產黨人和革命者施行極端野蠻的鎮壓、逮捕、監禁、刑罰、屠殺以及極端卑鄙

的阴谋、收买、诱惑、挑拨之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主席：“论联合政府”）

我想起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真不是轻易得来的呵！我们今天的自由幸福生活，是无数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正如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所说：“中国革命胜利以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许多革命者，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他们离乡背井，东奔西走，不计名利，不图享受，唯一想到的是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祸福。他们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英勇牺牲，艰苦奋斗，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跟上来，革命失败了，马上重整旗鼓，继续奋斗。”

他们，无数的革命烈士，有的留下了姓名或著作，更多的是连姓名都没留下来。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土壤，泰山不能成其大；没有细流，河海不能就其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革命过程，是漫长而曲折、艰苦而残酷的过程。没有千千万万先烈的英勇牺牲，革命就不能胜利，约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就不能站起来。

我又想起了毛泽东同志1945年6月17日在延安“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所說的：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們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要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則。

于是我听见：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员在就义前都慷慨高唱的“国际歌”声，都昂然高呼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万岁！”的口号声。他們是怎样坚决地相信：自己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革命事业一定胜利，人民一定能够解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

李大钊同志生前在一篇文章里就曾坚定地預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瞿秋白同志在赴难时的訣詞中又說过：“为中国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光荣。”

当我每次背誦夏明翰同志就义时的四句絕笔詩——“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都不禁低下头来向他深深地致敬，然后又立起身子愿作他所說的“后来人”。

我似乎永远听见楊超同志就义时高声朗誦

的英雄壯語：“滿天風雨滿天愁，革命何須怕斷頭？留得子胥豪氣在，三年歸報楚王仇！”我也似乎看到吉鴻昌同志在刑場地上用樹枝所寫的壯士豪言：“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

劉紹南同志在刑場上高唱的“壯烈歌”將永遠响彻雲霄：“……烈，豪傑！鋤刀下，不變節，要殺就殺，要砍就砍，要我說黨，我決不說。殺死我一人，革命殺不絕。”李少石同志的遺詩將永遠激勵後代：“不作尋常床笫死，英雄含笑上刑場。”“生當忧患原應爾，死得成仁未足悲。”“莫訝頭顱輕一擲，解懸拯溺是吾徒。”呂惠生同志在獄中寫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表現了共產黨人何等崇高的抱負！“……忍看山河碎？願將赤血流！……八載堅心志，忠貞為國酬。且欣天破曉，竟死我何求！”陳然同志在獄中痛斥敵人時寫的“自白書”又表現了共產黨人何等堅貞的氣節！“……對着死亡我放聲大笑，魔鬼的宮殿在笑聲中動搖；這就是我——一個共產黨員的自白，高唱葬歌埋葬蔣家王朝。”

在這樣英勇堅毅的共產黨員的面前，敵人的一切殘酷暴行只能加速自己的滅亡，而對共

产党人的伟大理想一絲一毫也摧折不了！

葉挺同志在重慶獄中写过一首詩，詩的最后的一句是：“我應該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郭沫若同志說：“他的詩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詩就是他自己。”——这两句話，可以作为每个革命烈士和他們所写的每一首詩的写照。

二

我們的烈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每一位都抱着“已擯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恽代英同志詩）、“敌人只能砍下我們的头顱，决不能动摇我們的信仰”（方志敏同志詩）的勇气和决心；都具备着“帶鐐长街行，志气愈軒昂”（刘伯坚同志詩）、“心志既坚实，苦汁甘如飴”（貴州獄中殉难者詩）的风格和品質；都表现了“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鉄鐐，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陈然同志詩）的宁死不屈的磅礴气概。他們这种对党、对无产阶级、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誠，真“象金子一般的坚，象金子一般的亮”（蔡梦慰同志詩），給我們全党党员、全体革

命人民树立了万代楷模，已經作到了古人所說的“立德”，——共产主义的最高道德。

他們，我們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党的领导下，在各个岗位、各条战线上，同各色各样的敌人进行过英勇不懈的剧烈的斗争；唤醒了、组织了人民群众走向革命，把革命事业、历史车轮推向前进；他們具有“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們愿，愿把这牢底坐穿！”的崇高抱負，终于使“工农齐解放”的事业得到了今天的胜利，他們又做到了古人說的“立功”，——为人民立下了大功。

他們都作到了保尔·柯察金所說的——在死去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感到悔恨，因为他們的一生已經贡献給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了。

此外，无数烈士还做到了古人所說的“立言”，——这就是他們还留下了許多精辟感人的著作。例如李大钊同志的“守常文集”，蔡和森同志的通信和政治論文，瞿秋白同志的“瞿秋白文集”，彭湃同志的“农民运动日記”，邓中夏同志的“中国职工运动簡史”，赵世炎同志的記述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等文章，方志敏同志的“可爱的中国”、“獄中紀实”等著作，以及恽代英同志和萧楚女、林育南、李求实諸同志为青年写的許

多热情的文章，柔石同志的小說，殷夫同志的詩等等。这些遺作，在全国解放以后都已陸續出版或将要繼續出版。它們对于我們青年一代——不仅青年一代——都有极其巨大的政治教育意义。这些革命烈士的遺著，是我国文化宝庫的珍品，希望我們的出版界能广为收集出版，以供广大青年們閱讀。

我們現在輯录在这本“詩抄”里的烈士遺作，只是目前我們初步收集到的一部分革命先烈的詩歌創作（而且如李大釗、瞿秋白、殷夫、續范亭、李少石、陈輝諸同志的作品，也仅只选了他們全部詩作中一小部分）。今后我們还将繼續收集出版。

古人說：“詩以言志”。現代人常說：詩是真实感情的流露。的确，通过革命烈士的詩作，我們可以深切感到革命先烈們的伟大襟怀；这些詩，都是革命者的伟大心声。同时，詩歌又是最易传誦、最能动人心弦的，因此，許多烈士的詩作，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行，但讀起来有时却比万言长篇更有力量，更能使人受到感动和鼓舞。

烈士們是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因此，

他們也都深刻理解自己寫詩作歌的使命。

李大釗同志寫“在太平洋舟中作”、“送幼蘅詩”，鄧中夏同志寫“新詩人的棒喝”，彭湃同志寫“勞動節歌”，楊靖宇同志寫“抗日聯軍第一路軍歌”，李兆麟同志寫“露營之歌”，涂正坤同志創作民謠……都是他們直接用自己的筆，創作了為當前政治服務的宣傳鼓動的詩歌。

從小就寫詩、後來成為革命詩人的殷夫同志，不愧為“歷史的長子”，“海燕”“時代的尖刺”（“血字”）。他的幾乎全部詩歌都是配合當前任務的。他是我們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的詩人。他有好幾句詩，很鮮明地表達了自己對詩歌創作的態度：

我們是青年的布爾塞維克，
一切——都是鋼鐵；
我們的頭腦，
我們的語言，
我們的紀律！

——“我們是青年的布爾塞維克”

這幾句詩，真可以作為青年讀者們的座右銘。詩人把鋼鐵的語言和鋼鐵的頭腦、鋼鐵的紀律並舉，可見烈士對於寫作是怎樣的嚴肅而